

程海散文

饥饿的夜莺
但饥饿的夜莺还是要唱歌的
而且会唱吃饱了的美妙的歌儿
它的歌唱仍与饥饿有关
至少
它的灵魂是饥饿的

程 海 散 文

程 海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4 号

程海散文

程海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百花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192 千字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5419—5270—2/I·356

定 价：12.30 元

读者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厂址：西安长安南路长延堡工业区 邮编：710061 电话：5256640

目 录

第一辑 玫瑰园

创作断想录	(3)
砾石集	(16)
无 题	(23)

第二辑 草莓坞

畏 年	(71)
热爱夏天	(78)
黄 鹂	(83)
风景短暂	(87)
笑吃草莓	(89)
乾州豆腐脑	(92)
酸甜苦辣总缘书	(96)
春之放飞	(99)

第三辑 人之母

人之母	(105)
-----------	-------

第四辑 林泉风

山 概	(165)
麓 下	(167)
底角沟	(168)
无名泉	(169)
大佛寺	(170)
响石潭	(171)
河 哟	(172)
银川行	(173)
腾格里	(175)
泾 阳	(176)

第五辑 人物卷

阎纲先生	(179)
永生之门——致海茵	(181)
圣 僧	(184)
二舅父	(187)
惭 愧	(191)
不泯的童心	(194)
好人殇	(196)
豆冷伯	(198)
也捧一回角儿,虽然是迟到了	(200)

吕先生小记	(204)
祈“受害者”安息	(206)

第六辑 序跋篇

《我的夏娃》后记	(211)
自序	(213)
匡燮杂论	(215)
文杰诗说	(217)
我读《爱之梦》.....	(219)
魏栋宇之诗	(221)
我读《李白说亲》	(223)
《枫叶集》序	(225)
《绿韵》序	(227)

第七辑 答问录

《热爱命运》答问录	(231)
《苦难祈祷》脱稿之后	(238)
叩问《苦难祈祷》	(241)

第一辑

玫瑰园

创作断想录

1

“文章憎命达。”这不愧是诗圣的语言。

命运通达的人何必写作。

愈是命运通达，愈是志得意满，愈是心气虚浮，又如何能写作？

许多传世之作都是表达某种痛苦和遗憾的。既然一切都满足了，还要文章去表达么？

2

饥饿的夜莺总是要唱歌儿的。但饥饿的夜莺并非都会唱很美妙的歌儿。

有时候，吃饱了的夜莺也会唱歌，而且会唱出极美妙的歌儿。但请相信，它的歌唱仍与饥饿有关，至少，它的灵魂是饥饿的。

3

一切文学大师都是基督，都永恒地钉在灵魂的十字架上，不管他们多么清贫或多么富有，他们的内心却永远是一座为整个人类受苦的炼狱。

巨大的苦难未必都具备外在形式。

基督的光芒其实是十字架的光芒。

幸福总是浮浅的。

唯有苦难让人刻骨铭心。

神圣是对苦难的最高礼赞。

4

创作对于创作者并不是苦役，而是命运。鹏举云霄，龙潜深渊，麝怀香囊，蚌生明珠，公鸡打鸣，母鸡下蛋，都可用于比拟创作者的创作，皆是天性使然。

5

柳青说：“文学是愚人的事业。”我相信，更相信他是经历了许多难堪和苦楚之后才说出这句话的。

6

佛经里所说的“三昧”，是指专注一境的精神状态。也称“禅定”。

做学问的最高形态类似于“禅定”。

凝神结想，全神贯注，如痴似呆，如疯似傻，甚至如《红楼梦》中的癞头和尚跛足道士般的诡异乖戾，无非是因为万念归一，全身心都投入了自己的事业，外面的其它世界全不在他的视野之内。

阮籍对他瞧得起的人待以青眼，对他瞧不起的人待以白眼。别人觉得他怪异，而我却觉得他率真。

我读《歌德谈话录》，不少于 20 遍。内容其实全记下了，但仍忍不住还要读。不过，读的已不是内容，而是文中无处不弥漫渗透的

雅逸之气。

歌德人称“藐视整个欧洲的天才”，家庭富裕，并担任魏玛宫廷枢密顾问，而且早年成名。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中，却没有志得意满，轻狂浮躁的情绪，相反，在那本谈话录的字里行间，散逸的却是空谷深林般的宁静肃穆。

他无愧于“伟大作家”的称号——因为只有具备伟大的智慧和伟大的理性的人，才可能超越世俗，超越财富和荣誉对他的围困，仍然保持那邪魔难入的“禅定”境界。

7

日本文学很讲究境界的“幽微”。

“幽微”就是静穆，就是对作品潜入极深后出现的澄澈清明。或者称“灵感态”亦可。

川端康成的《雪国》，充满了“幽微”之气。

正如茶道者的品茶，品到极处，才能品到至美至妙的境界。这境界其实无可名状，勉强名之，便是“幽微”。

8

上乘的作品是写得最轻松最顺手的作品。

下乘的作品却常常是写得最困苦最棘手的作品。

9

远山是美丽的，远村也是美丽的。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远望之，近听之，觉得那梦幻般的不属于自己的远方，才是最

精采的去处。

然而又有谁知道，自己脚下那一小块驻足之地，才是最稳实可靠的地方呵！

再美好的东西，一旦属于自己，总是要被轻贱。

贵远贱近，这才是千古难易的乖谬啊！

10

作家主要是体验自己。

在一切人中，还有哪一个人能比自己更熟悉呢？喜怒哀乐，恩怨爱恨，甚至意识的每一次流动和震颤，全都刻骨铭心。

如鱼在水，冷暖自知。

自爱，自怜，自恋，自知。最隐秘的欲望，最难言的苦衷，唯有自己心里明白。

寒不能语，舌卷入喉。

11

作家主要是写自己。

即就是写一个远古的故事，渗透的仍然是自己的灵魂。

写自己也就是写众人。凡是人，本性都是共通的。作家若能透彻真实地写出了自己，也就透彻真实地写出了一切人。

一生万物。真实的一，内含着真实的一切。

12

一部作品并非是作家的自传，但却是作家的精神自传。

作品中的任何人物都是作家各个性格侧面的演绎和升华。

13

伟大作品首先来之于作家伟大的人格。
假如是老虎，一举一动都会壮美无比。

14

我读《少年维特之烦恼》、《茶花女》、《复活》、《白夜》、《马背上的水手》……读了一遍又一遍。在读的过程中，我像剥鸡蛋皮似的慢慢剥去了主人公身上各种虚幻的外衣，结果剥出的全是赤裸裸的作者自己。

15

任何虚构都是作者充分表现、完善自己的幻术。
但如果依照作品情节寻找作者的履历你又会大失所望。云彩是海水蒸腾的，但云彩还能看成是海水吗？

16

一切文学过程都是对人性去伪存真的过程。

17

“真”是一个天天挨打受骂的苦孩子；“真”是一位没有出头之日的灰姑娘，“真”是一面万箭穿身的箭靶，“真”是一个鲜血淋漓的十字架。

求真，就是求诸多的烦恼，诸多的苦难。

最伟大的戏剧几乎全是悲剧。

求真，难道是一件容易的事吗？

但从另一方面看：

求真，就是求自己的本性，

求真，就是求心灵的自然，

求真，就是求真诚坦率无假无伪，

求真，就是求解脱，求自由，求舒畅。

所以，求真又是一件最值得的事情。

18

写作时期其实是作家的蜜月。

对于写作者，还有什么能有比写作更快乐呢？

如果写作使写作者感到某些烦恼，那也是为了寻找大快大畅必须付出的烦恼。

如果写作对某一写作者始终不能产生恬适快乐只能产生劳累痛苦，那写作就不是出自本性而是出自迷误，那他就应该放弃写作去干自己愿意干的别的事情。

19

天才就是天然。

20

顺天性如顺水行舟：

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

逆天性如逆水行舟：

三朝上黄牛，

黄牛何太迟！

21

一切文学大师都是文学行当中的自然人。

22

文学是以模仿开始的，又是以粉碎模仿发展的。从本质上说，真正的文学是对过去文学大师的背叛。

23

自己眼中的世界便是最好的世界。

24

自信是骄傲的相似形，但并非骄傲。

一个自信能做将军的人，他的自信就是他统率的第一支精锐之师。

25

以小山小丘为攀登目标的人，即就是攀上山顶，也只有2000米高。

以喜马拉雅山为攀登目标的人，即使只能攀登到山腰，也已达到4000多米的高度。

26

珍珠，是蚌腹内的结石；
牛黄，是牛腹内的结石；
最珍奇最宝贵的，却产生于惨烈的痛苦。
苦难，你是伟大的艺术之母啊！

27

文章应该全是率真的心迹。
直写到让自己羞愧，让自己震颤，甚至写得自哭自笑，自哀自怜，那才是天下的好文字！

28

删节，就是寻找作品总体的匀称。
一块大理石雕凿成伟大的雕像，那雕凿多余石块的过程，可以比拟为删节的过程。

29

有些书，我从头到尾读；有些书，我翻出几页读；有些书，我十遍八遍地读；有些书，我读烂了一本，再买一本读。

爱读那些书，完全是我自己的事。
我随心所欲。

对书，我不大相信某某人的评判，我只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读书是为了自己的愉快。

更主要的是要从中学会如何才能写得愉快。

30

我爱读罗曼·罗兰的书，茨威格的书，雨果的书，普宁的书，阿·金的书和玛格丽特·杜拉的书，还爱读三毛的书。他们的书我也并不全都喜欢，我只喜欢他们各人的一两本书或一两篇好文章。

在这些书和文章中，我能看见自己的影子和与我相类的灵魂，而且还看见了我在写作方面能干什么和不能干什么。我将这些书变成了自己的武器库，并从中挑捡出称手的武器。但我在玩这些武器时，玩的却全是自己的玩意儿。

31

三毛经常赞扬别人，难道她不知道她的文章更是值得赞扬的吗？

三毛未写小说（或很少写），只写了些几千字或几百字的短散文。写得极率真，率真得像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

她的“缺点”是太不会虚伪，太缺少杂质。而现实世界里却有太多的虚伪，太多的杂质。

我见过她的照片，看见她那双敏感的、神经质的眼睛，我就知道她是一位超现实的人。

从灵魂角度讲，她是一位天下最俏的姑娘。

她的早逝是一种必然——一个过份纯真的人怎么能长久地容忍周围的万丈红尘呢？

正如《百年孤独》中的俏姑娘雷麦黛丝，为了寻找纯洁，便靠一